

论新闻节目改革

我们需要一条新闻频道

——与“9·11”事件传播有关/3

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到了在晚间进行的时候

——对《东方时空》2001年改版的一次谈话/5

电视时政新闻也要好看

——给《新闻联播》提意见/8

什么是新闻 什么是电视新闻？/10

电视直播

——如果我们明白了，那就努力吧/14

电视直播与电视人的职业精神/17

娱乐性·戏剧式·大众化

——对《经济半小时》的另类思考/21

王长田们的意义/27

今天我们怎么做新闻专题/32

我们需要一条新闻频道

——与“9·11”事件传播有关

我是从电话里首先知道美国被袭这个消息的。当时，我在南京。晚上，10点刚过，常州的老朋友庞家琪打来电话，说，快开电视，上海台——美国被炸啦！于是就看到了一架飞机撞击大楼的慢镜头。同时，我注意到，解说是一个女声，断断续续的，是边想着边说着的状态。这样看了大概不到10分钟，没了。于是就换台，把电视机预设的所有频道都搜索了一遍，但一无所获。到处莺歌燕舞，鸟语花香，一切都按着预先的编排进行，不是电视剧就是既定的栏目。

就在这个白天，我给学生上课时说，现在CNN感到有点难办了，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像海湾战争那样可看的東西。众所周知，CNN建立在1980年，但是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靠着全天24小时播出的新闻才声名大振。我说话的本意是强调可看的画面对于电视的重要。尽管电视常常是给人听的，但总还是要有给人看的东西。现在有可看的东西了，但我们的电视节目仍在按计划进行，按预告进行。

第二天，我有一个预定的演讲，题目是《大学生电视节的传播意义》。我进入会场的时候，发现听众挺平静。我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来讲这样一个题目，恐怕是不合时宜的。听众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只好问了一句，你们知道美国被袭的事件吗？有人这才说，知道。我又问他们最先是哪儿知道的——和我一样，也是有人给他们打电话。真是要感谢贝尔，他在1887年创造的这种人际传播工具，在中国，如今居然胜过了后起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视、互联网。传播行为有从大众向人际转移的倾向，这是近年来研究者注意到的问题，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会是这样地被转移。应该说，中国电视又让人失望了一回，正如有人给我转来一篇网上帖子的标题所云：美国被袭——中国电视轰然倒下。

据说网上有很多批评，大家对中國电视按部就班的播出非常不满意。除了别的原因，问题出在电视新闻的栏目化上。在我演讲时，有听众提出，电视不应该有栏目，它应该就是每时每刻不停地把新闻往外播。这想

法早有人提过，只是因为遇到重大的突发事件时，我们看不到东西才又一次显得重要和急迫起来，但也许就像娱乐界的炒作一样，过不了几天，这个问题又会被人们遗忘。因为栏目化毕竟比过去无序播出要强，它便于电视台操作，美其名曰尊重观众，与观众定时约会，同时也很投合国人在长期计划经济下所形成的生活习惯。尽管经济已经从计划向市场转移，但是电视还处在长官意志向计划播出的转移过程之中。中国电视习惯慢上三五拍，这也算不上新发现。只好想，事物大概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从无序到有序，有序总比无序强吧，再从有序到高级的无序吧。

其实，夜里 10 点多钟，本来就是一个人们看新闻的时间。中央台在这时有一组新闻栏目，但是听说他们只报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好在人们已经对电视发布新闻不抱什么希望，我知道大多数人是在第二天早晨通过当地的早报得知这一消息的。报纸应该是在痛快地看过了电视声画之后，想冷静下来思考的助手，而如果缺乏视听的第一印象，看报所带来的就是对得不到视听材料的焦虑和渴望。传播世界的秩序和传播媒介的分工就这样被打乱了——人际传播工具（电话）代替了大众传播工具，纸媒介抢在了电子媒介之前，而姗姗来迟的电子媒介却还在重大新闻发生之际守时（按既定栏目播出）、惜时（给一点简讯）。但我并不死心，几天过去，尽管以上的感觉一次又一次地被证实，我还是每天多次按时打开电视，希望能在既定栏目里看到后续报道，得到更多的画面和声音。我以为，尽管面对突发新闻，我们中国电视应急能力差点儿，但在后头跟着，捡人家播过的东西，多给老百姓一些情况总可以吧。身居中国大陆的我们，按法规是只能从国有电视台得到情况的。听说很多人跑到酒店里，因为那里能看到“凤凰卫视”；还有的人家里已经接进了宽带，于是便吹嘘他通过互联网看电视一直看到早上 5 点。于是我才明白，其实我是一个穷人，或者傻子。

一方面，电视界的人感叹电视不好办，观众难对付；另一方面，在观众想看的时候，他们拿不出东西，不拿出东西。偌大一个中国，实在需要像 CNN 这样一条新闻频道，而不是现在的“新闻·综合频道”。至少，在这样的大事发生期间，应该不必按照既定的栏目编排播出吧。亡羊补牢，犹未迟也。

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到了在晚间进行的时候

——对《东方时空》2001年改版的一次谈话

《东方时空》的观众目前更多的是老年人。现在早上只有老年人看电视，其实早间节目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以前的情况是，无论在早晨、白天还是晚上，这三段时间里面，反正电视都不好看，那么就在早晨搞改革吧，这就有了《东方时空》。早晨按说是家庭看电视的时间，一家人在早晨边看电视或边听电视边忙碌着。但是现在我感觉到，早晨看电视的观众，在中国，主流还是老年人，他们有时间看电视。但是这些人还挑剔，他想看，他喜欢看，但是他觉得两个半小时太长了，影响他们出去锻炼身体。他是又想看全了，又不肯一直坐在那里看。可是2000年11月27日改版的《东方时空》，两个半小时，就是让你看一段的，不是让你看全的，所以在每个整点的新闻就有一些滚动（重复）。本来，这是蛮合乎电视接受的规律的，因为谁也不可能一大早的就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傻看电视。可是偏偏有那么些说闲不闲的人，他想看全了，又觉得两个半小时太长，所以就在那里痛苦着。而且能够影响舆论的，能够控制我们中央台的，也就是这些人。我相信有无数的老干部打电话给他们提要求，这里边，属于广电总局以及宣传文化系统的肯定有不少，近水楼台嘛。于是现在又回到40分钟。不到一年，一年还差二十几天，夭折了。本来像这样的节目，两个半小时，在中国的第一频道，有那么一帮人来搞，如果这一时段的改革成功了，那么上午一个时段，下午一个时段，晚上再分成两到三个时段，一天有五六个这样的大时段，在这些时段里的节目分别对着相应的观众，这就比较合乎电视的规律了。

中国电视不能再只是为老人做节目了。我最近一直在想为青年做电视的问题。现在年轻人不看电视，晚上不看，白天不看，早晨也不看，什么时间都不看电视，这样中国电视还有救吗？

2000年11月《东方时空》改版开播头几天的时候，我去观察了一下。为什么观察？我从种种介绍中感觉到这次改版是合乎电视规律的做法。什么是电视规律？不是说观众要看什么我们就给他看什么，那只是一

方面；中国电视过去是不管这个的，后来有点进步了，开始注意观众的需求。可是一味地迎合观众，就出现了像那种大量的娱乐节目充斥着荧屏的情况，结果弄得最后观众又说没东西看了。《东方时空》开办的一个初衷是早上的节目可以走一条实验的道路，可以引导大家走。当然电视节目的实验也可以放在晚间，但是中国的事情太难弄了，放在晚间风险太大。而放在早间就遇上了这批老年观众。这是个死结，解不开。其实放在深夜是最好的，10点以后进行电视节目的改革是最好的。因为年轻人在外面混了一圈回来了，这时候他们有可能瞄一眼老爸老妈看的电视，只要你节目办得合他们口味，他们就有可能看。这时的节目，哪怕不对其他人的味儿也没关系，因为大家都要去睡了，只有年轻人兴头还高着哪。在1999年年初的时候，我为在晚间做节目实验这件事到了北京。当时是中央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的时间邀请我参加他正在搞一个晚间的实验节目，有很多挺不错的想法。但是1999年是一个大年，国庆50周年、还有什么什么会要开，那年要求稳定，晚间也不能搞。结果我去了半个月，什么事也没干成，只开过一两次小会。在中国，电视有些实验是可以放在深夜里做的，但是等不着，只好把一些想法放在早晨。所以这事讲来愤怒归愤怒、生气归生气，这也是个死结，你放在早晨，这么多想法，你面对的观众却不能接受。我讲观众只是一方面，观众是重要的一方面，但观众不是全部。进步的电视人可以去引导观众，这跟宣传教育不是一回事儿。但是放在早晨做实验，这就搞不顺。所以要接受这个教训，就是要把晚间拿出来。晚上10点以后，中央台又有什么像样的节目呢？什么像样的节目也没有。把这个时段拿出来改革，做实验，来做符合电视规律的事情，来做一些能让青年人看的東西。把晚间的10点、11点、12点作为改革的窗口，这样中国电视就有希望了。

在早间节目上做实验，我们的第一段改革成功了，尽管现在又退了一步，但是毕竟曾经搞到两个半小时。这第一段改革，力度比较小。就像所有的改革一样，攻坚战，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了，跟我们过去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一样的，到了关键的时候。比如说企业的改革，到现在这么多人下岗了，但也得改啊，痛也得改啊，不然就弄不下去，回头是没有出路的。那么电视也一样，不能因为说这次将近一年的早间改革有点儿小问题，就回到老路上去，就停止改革了，要继续改革。要从晚间10点钟开始，搞，搞两小时，把早晨欠的两个小时放在晚上来，这个时候的改革力度就可以更大一点了。因为这个时候目标观众非常明

确，就是年轻人和知识群体。这样，对电视就提出了非常高的标准，不但内容要好，意识要好，形式也要好。也就是说，代表一个进步国家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就放在这个时候来体现。然后再把这个内容向黄金时间（晚上7点到9点）渗透，这样中国电视就有希望了。因为从观众的角度说，年轻人和知识群体有引导收视的作用。而不这样做，中央台的节目，你开再多频道，还是没戏。因为你的第一频道都做不好，别的频道怎么做？当然像现在这样，别的频道好一点，对一频道也是个冲击。但是一频道是新闻频道，大事频道，是政治频道，在这方面你不去下功夫，别的频道你搞得再好，它代表不了你国家主流的东西。代表国家的进步的有生命的有希望的那些东西，在你这个频道里体现不出来，那你还怎么号称国家第一频道？我们现在给国外看第四频道，第四频道实际上是用西方的形式去迎合西方，但是真正我们中国自己的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自己的东西必须在这个第一频道里体现出来，它是一个最有力的窗口，而且它的覆盖能力，这套节目现有的强大的覆盖——如果不往下做，这套节目的技术覆盖能力是仍然保持的，可是实际观众覆盖却越来越少，党和政府的声音从这里发出去，观众却少多了。比如说《新闻联播》，现在在尼尔森收视率里下降到10%左右，在索福瑞里面也只有30%，而过去是60%，50%，保持了多少年。那么你中央一套的技术覆盖再好，没用，看的人只有10%—30%。所以改革的意义在这个地方。要让电视节目好看，你的东西才能够传出去，你的意图才能够传出去，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好处。于国家，声音能传出去；于民众，能够在接收声音的同时，感觉更好，能够痛痛快快地舒服地接收声音，接受你的宣传。共产党一直讲宣传要讲艺术，现在你要体现出来了，第一频道就是讲宣传艺术的地方。所以要舍得拿出时段来，拿出晚上的时段来，这样还得让时间这样的改革者去干。当然现在中央台不止他一块实验田了，还有几块，那就调集精兵强将，一起来搞晚间这个时段，把它搞好。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到了在晚间进行的时候了。

2001年11月5日（录音整理：汪继芳）

（原载《紫金新闻评论》“李幸批评”专栏；编入汪继芳、李幸合著《身在幕后》，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

电视时政新闻也要好看

——给《新闻联播》提意见

我猜最近中央电视台想的最多的事是如何把《新闻联播》的收视率搞上去。据央视一索福瑞提供的数据，这个栏目的收视率已经掉到40%以下（包含地方台转播）。尽管还是高居全国所有电视栏目之上，但是保持了好几年的50%上下的收视率，终于风光不再。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下滑将加速度进行。

但我没在国内任何报刊上看到任何人对《新闻联播》提出过改进意见，不禁觉得很纳闷。每天有这么多人（据2001年3月11日—4月7日期间的统计，收视人数是42502万）在看这个栏目，就没有人有意见？而其他远不如《新闻联播》有那么多人在看的节目，意见可是一大堆呢，比如那些娱乐节目吧。于是我想，我是学电视的，我总得说说。

但是要给《新闻联播》提意见，就像老虎吃天那么不容易。老虎是胆大，但天更是大得让你无从下嘴。因为我们知道，《新闻联播》主要是报道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以及国内大事的，如何报道得好看，太不容易。这就更需要加强学习了。手头正好有一本书，《记录流逝的岁月》，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采访部前几年的新闻作品选。翻开一看，还真是不错，光是看目录，就够吸引人的——《总书记关心菜篮子》、《隐姓埋名40年的战斗英雄》、《一桩假药案，两命归黄泉》、《周口特大假药案》、《成都个体屠宰户制售注水猪肉现象严重》、《打击棉花掺杂使假行为刻不容缓》、《107国道边加油站亟待整顿》……难道这就是我们每天都看的《新闻联播》？不禁就想，如果多一些这样的报道，收视率就该上去了。再来看内文，也不错，很多报道还附了简评或拍摄背景介绍。看这些简评、介绍，知道这些好新闻来之不易。比如拍摄《邓小平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同十四大代表亲切见面》这条新闻，“当时现场的记者有200多名，秩序不是太好”，中央台记者“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前行倒退着拍摄，倒退拍摄距离1200多米，时间长达20分钟。其间记者5次被挤出去，又5次冲进来，镜头被挡住，编辑就把他抱起来（拍摄）”。读到这些介绍，

我惊讶的是，原来遇上这样的新闻，中央台的记者也没有特权。

惊讶之余，我开始想招儿，想这个电视时政新闻怎么能够好看一点——

首先，对于中国的新闻单位来说，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是有很多规矩的，这更多地体现在统一的文字上，但是对电视，总不能具体到用几个镜头、什么画面，几种景别、什么声音吧，这就给电视报道留下了空间，以上的“拼搏”场面也从实际操作上说明这个问题。因此，电视时政记者其实是大有可为的。

其次，电视新闻让人不满意的问题仍然是“声画两张皮”，即声音（报道词）是报纸文字那一套，是可以蹲在家里写的，画面却是记者到现场，拼抢着抓拍的。这两种完全不是一个味儿的東西捏合在一起，报纸文字又是让字正腔圆的播音员义正词严地念诵出来，加上电视声音的力量本来就那么强大，看电视新闻就像在听人念报纸，这就把一些抓到的鲜活的画面给挤得留不下印象了。所以关键还是不能用报纸的语言来做电视。这个方面从《记录流逝的岁月》这本书里也能看到许多突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同期声的运用，书里的很多报道，只有开头几句导语，接着就完全是同期声了。同期声是人在说话，能够表现出人的个性。比如《新闻特写——李鹏代表的建议》，只有最后一句“这是中央台报道的”是解说词，其余全部是同期声，李鹏一开始就说，“我是北京的代表，我也有权利就北京的工作提几点意见，不能老是你们给我提意见，我也得给你们提点意见啊，是不是？”这就像人在说话。所以电视一定要让人说话，不能用报纸、文件的语言说话。老百姓还是愿意看到领导自己亲自说话，而不是播音员替他（她）说。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的电视时政新闻也能够好看起来的一点点其实是最常识的意见。

（原载《新闻周刊》 2001年第28期）

什么是新闻？什么是电视新闻？

从 1978 年起，中央台开了《新闻联播》栏目。20 多年过去了，这个栏目还是老面孔，但它的收视率却一直居高不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矛盾、有趣的现象。任何一个节目要像这样 20 年不变，少说也死过七八回了，但是《新闻联播》永远不死。当然这两年它的收视率呈现下降的趋势。有人说是因为它的观众死了不少。现在它的忠实观众最低年龄差不多是 40 岁，不知道这批观众会不会坚持看这个节目直到死。

以上说的收视率，是央视一索福瑞的，现在 AC 尼尔森调查显示，《新闻联播》这个节目在各地的收视率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当然这与央视一索福瑞调查的结果差距很大。央视是四十几。央视承认他们是把全国各地同时转播的情况也算进去了，也就是所谓开机率。央视的意思好像是说，在每天晚上 7:00—7:30 这个时段，只要打开电视机的人，就差不多算是他们的观众了。这也有道理，因为广电总局不让各地电视台在这个时段放带情节的片子，他们倒是深知观众看电视主要是看影视剧的，在这个时段里没得影视剧看，那就只好看你《新闻联播》了。在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调查上，央视历来语焉不详、模糊不清。你爱搞“一言堂”，我们也没办法，但国际上是不会承认你的，他们只信任尼尔森。尽管如此，很多人要看《新闻联播》确是一个事实，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电视的强大，特别是独此一家垄断的媒体的强大。中国所有媒介没有一家像中央电视台这么垄断的，连电讯都有联通公司参与竞争，现在又一分为四。

《新闻联播》的宗旨是，要闻总汇，大事不漏。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是做到了这一点，但这要看什么是大事，什么是要闻。现在人们称赞《中国娱乐报道》是“娱乐界的新闻联播”，这说明《中国娱乐报道》也具有权威性。但他们的区别却很明显，一个好看一个不好看。当然有人会说，娱乐自然好看，时政自然不好看。这是从年轻人的角度说，对中老年人来说却未必。问题还在什么是新闻。没有实质性内容的领导人礼仪活动肯定不是新闻，它最多用一句话说一下就可以了。类似国家统计局或是计经委发布的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报道也肯定不是新闻，因为它让看的人不知

道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效果就是不知所云。因此，《新闻联播》的大部分内容不是新闻，更不是电视新闻。

什么是电视新闻呢？它首先必须具有一般新闻的品质，然后它要可听可看。什么是可听的？先不管你内容，你至少给我们听得懂的语言，也就是像我们平时谈论新闻那样的语言，说人话，像人那样说话，而不是像机器那样说话。现在国外已经有虚拟播音员了，你《新闻联播》再这么下去，还不如让虚拟播音员替代。无性别，无性格，还要真人干什么？这是可听。它离好听的距离还远着呢，中国电视离好听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是达不到的。那可看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报刊里看不到的东西。你说你给我们看了国家领导人的具像，他们是活的，走来走去，但那些礼仪活动，几张图片不就解决了吗？我们不是要看这个。电视新闻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看到现场人物有个性的活动，包括事件的进展，事件里运动的东西。那些机器轰鸣的车间、麦浪翻滚的田野，我哪里看不到还要天天看你的？电视台没有让我们看到可看的，好看的就更不用提了。就说领导人新闻吧，好看的是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滑了一跤，里根滑雪摔断了腿，世界电视离这都还远着呢，中国更须努力啦。

电视的娱乐性也体现在它的新闻里。我们说《新闻联播》不可看，就是因为它完全割断了与电视娱乐性的关系，而《中国娱乐报道》可看好看，正好说明了电视长于娱乐。所以，从娱乐报道起步，是从电视的根本起步。通过娱乐报道明白电视是什么，再把掌握的精神用在拍别的方面的报道上，就会使其他领域的报道也可看。王长田他们从娱乐报道做起，是找到一个贴近电视本性的切入点。实际上他们是想做“硬新闻”的。王长田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学校里就没讲过娱乐报道，没有这门课程设置（这门课目前也少有开设的）。我们一向以为新闻就是领导人的活动和工农业生产形势一片大好，这就是看《新闻联播》看出的毛病。你想，一个东西20年不变，又那么家喻户晓，我们怎么能不被改变呢？所以，就连王长田他们都说自己做的不是新闻。如果想得复杂一点儿，也许这是王长田他们的策略，反复声明自己不是在搞新闻。但是怎么能够说《中国娱乐报道》只是娱乐而不是报道呢？新闻是无所不在的，某种意义上信息即新闻，只要没听说过的都是新闻，有时候它只是发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一件小事。

还有一个问题，新闻不仅是事件，更是人物。人物的新闻是新闻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很多事件里人物是主体。所以，单从人物角度看也有大

量新闻。这方面，老新闻里有很多人物报道，电视里有《东方之子》。但是相形之下，《东方之子》太简单了，而嘉实公司做的《中国热点人物》栏目有半个小时长度，详实丰富多了，它也是新闻。像《中国热点人物》的做法，任何人物都可以做出节目来，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因为它有了正确的做人物的方法。这是个什么方法呢？这就是做新闻的方法，它把人们欲知而不知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周游做这个栏目的主持，他同时也做《东方之子》的出镜记者，他从来没有让我看他做的《东方之子》，但是他才做了两档“热点人物”，就打电话让我看他的节目。他说这才找到做人物的感觉，感觉做这样的访谈既艰难又有意思，富有挑战性。主持人兴奋起来了，这个新闻就成功了一半。这与倪萍们的兴奋不同，倪萍们不是个人的兴奋，他们是长期以来扮演的“喉舌”身份的兴奋，那是难以有血有肉的，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对嘉实的《中国热点人物》这个栏目比较看好。报纸里虽然也有这样大一些的访谈，但是你能只能从文字上来感受人物的精神，那很累人，非得读到什么惊奇的话，才会有点儿感觉。但是，电视就不同了，他两个人一上来，就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他们不说话，你都会觉得有意思。比如发明“码根码”的冯天岳，报纸上有报道了，但是在电视上一看到他，哟，是这个样子，貌不惊人的，可是那双眼睛多亮，多给神啊，好像穿的还是件中山装，不小心你会把他当成一个退休工人，那种一辈子忙忙碌碌而又碌碌无为的普通人。但就是这个人，发明了一种很牛的东西，什么什么定理，还满大街贴传单，宣传自己的东西，一直到被市容逮去，清洗自己的“涂鸦”。这样的人肯定不是《东方之子》能要的人。就算能上《东方之子》，他也首先得把发型、服饰整清楚。冯天岳不用费这个神，因为他压根儿上不了。有人早就说过，孔夫子在世也上不了，他丫一不是政协委员，二不是劳动模范，他丫一个穷教书的，还是个“游医”，带着弟子到处乱窜，还想上《东方之子》？但冯天岳能上《中国热点人物》，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跟我们一样落魄，但他比我们玩命。他是跟我们一样又不一样的人，我们想看的就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而周游带给我们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想知道的还有他为什么不一样。这就是新闻了，电视拍到这份上，也拍出电视自己的新闻了，我让你看到了报纸上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尽管这种访谈是以语言为主的，接受的方式是以听为主的，但它仍然是电视的内容、电视的方法，它让我们看到了可看的、好看的东西。

张锦力做的《中国科技报道》，也属于大的新闻范畴。这个栏目现在

还没有播出，但我看样片做得很不一般。它把我们过去老一套的科技知识节目做成新闻节目了。这样，从娱乐、人物到科技，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前进，最后做到全方位的报道，各个领域都有，这就是中国民营电视的大好前景。设想一下，如果让这些人按他们的思路来做中国的时政报道，会是什么样子？肯定会好看多啦！当然也有可能又被纳入轨道，但也绝不会像目前这么个傻样。目前的这个傻样是电视刚开始搞新闻的时候就定下来的，是电视在幼稚时代的产物，所谓综合简报，是电视学着报纸、广播做的。如今电视发展到成熟时代，又有新的媒体竞争出现，它还能老面孔不变吗？如若还那样，那就等着去死吧！

（原载《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电视直播

——如果我们明白了，那就努力吧

如果电视直播就是所有设备、人员到场，等时间到了就开机，摄录一切换一传送，事情就简单多了，并不用我在这里啰唆。

电视直播实在是如今天下最复杂的一件事。我说的不是技术上的复杂——那难不倒我们电视台的好汉们。直播的复杂在于：一、要把媒介事件做得热闹；二、能把突发事件抓住了。

先说媒介事件。所谓媒介事件，是电视台深入参与而产生的新闻事件。比如说本来今天要游行，但是电视台没联系上、没安排好，来不及报道，因而改成明天了，这游行就成了一桩媒介事件。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电视直播，本质上属于这一类媒介事件。所不同的只有：事件一定要在那天发生，于是有关单位提前好多天便通知电视台做好准备，保证到时候能够直播。

你说这样的直播能好看吗——一切按既定方针办，所有的声画都经过了事先设计，而中国能够被直播的那一类事件又都是那么慢吞吞地进行着。所以诸位看电视直播的时候，常常是焦躁万分，等得不耐烦以至于睡着了。

我把这样的直播叫做静态直播。静态直播不如事后剪一剪，把原本 3 个小时的事件剪成 30 分钟，肯定要好看得多。所以静态直播的效果还不如剪辑后播出，直播就不如录播。

如何把媒介事件做得热闹，换句话说如何让静态直播好看，这是电视台以及事件操办单位的事，我不便多说，只能举个例子——在对香港回归的三天的直播里，白岩松在罗湖桥头的那一段，差强人意。还有动用了航拍、水下摄影的一些镜头可以看看，因为电视台替我们在天上看人间，让观众差不多成了神仙，或让我们做一回鱼鳖，在现实水世界里。只是上天下水新鲜劲儿易去，但是人类世界已足够丰富：1963 年肯尼迪遇刺，1969 年人类登月，1991 年海湾战争，1997 年戴安娜葬礼，2001 年美国“9·11”

为了一口气说下来，我把肯尼迪遇刺和美国“9·11”都混到媒介事件里了，也许还有海湾战争。这些应该算突发事件。大的突发事件在中国是不可能被直播的，里边既有技术上的问题，又有管理上的原因，我这不费口舌了。小的突发事件倒是能被抓到，但我们看到的往往成了电视台晚间新闻直播栏目的录像资料。现在许多地方台有新闻直播栏目，我所在的南京就能看到三个，但是他们都在晚上播出。我们没有一条全天候的新闻频道，白天发生的事抓到了也只能到晚上有新闻栏目的时候才能看到。那么直播又有什么必要呢？要是白天发生地震了呢？那属于大的突发事件，不在我的评说范围。

眼下还是只能讨论媒介事件或静态直播。前面提到的人类登月，戴安娜葬礼，无疑是占了题材的便宜。这种事再怎么慢吞吞也没关系，只管直播就是。所以也不足为训。只有一点需要反省，怎么中国就没有此类事件呢？但是这又是电视台也没辙的事。

说了这许多，我以为关键还在宣传部要明白，电视台要努力。美国电视网有个因东西部地区时差而引出的各下属台对同一新闻不同时间播出的问题——在西部是直播，在东部是录播——但给观众的感觉都是看直播。而在中国，明明是直播，给人的感觉却常常是录播。人家在录播时给你的感觉是直播，我们则能把正在直播做成录播的效果。差距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明白了，那就努力吧。

（原载《新闻周刊》2002年第30期，发表时题为《直播，还是录播？》，以下附录是发稿时提供给编辑参考的）

附录

我能想到的电视直播

1963年肯尼迪遇刺

1969年人类登月

1986年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爆炸

1991年海湾战争

1997年戴安娜葬礼

2001年美国“9·11”

2002 年戴安娜去世 5 周年

1992 年长征火箭发射失事

1997 年三峡截流；香港回归

1999 年澳门回归

黄河小浪底工程；京九铁路竣工

特技飞行穿越天门、无锡太湖桥

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3·15”；某几年的“两会”、国庆、“五一”；

2000 年“六一”（直播了 8 小时）

克林顿在北大演讲

日全食海尔·波普彗星天象奇观；阿尔法磁谱仪随航天飞机升空

中国十大电影厂诉版权被侵案；张君犯罪团伙庭审

其他重要体育、文艺赛事

电视直播与电视人的职业精神

美国对伊拉克开战那天，我在办公室，手机短信响了。我一看，这回是真的了。

几天来，不断有开战的消息传来，结果总属恶作剧搞笑。

说这回是真的，因为是我的学生发来的，学生还不至于敢跟先生开玩笑。但是当时我没急着去找电视看，因为我想起“9·11”，那回也有一个朋友发短信来告知，我慌忙打开电视，结果却令我极其失望——当时正是晚间黄金时段，我能看到的中国大陆电视，到处莺歌燕舞，一片鸟语花香……

2003年3月20日晚下班回家，我把一切该做的事都做了，再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想想就关心一下伊拉克战事吧，于是满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态，预备了大失所望的心理，打开电视……

伊拉克战事以来，中国中央电视台之持续表现好得实在出人意外。无论一套四套，那从早到晚没完没了的滚动新闻直播报道，使我真的有点儿不知置身何处的感觉。白岩松在一套，他是直播的“老枪”了，放开来表现，亦不足为奇；而在四套的徐俐等人，则完全一副“解放了”的样子，我是头一回见她念起稿来如此挥洒自如，一颦一笑那么自信有味。有一次她念不清外国地名，竟然叨叨了一句“这外国地名真是难念”，也被播了出来。至于其他各位主播、副播，磕磕巴巴颠颠倒倒之小毛病，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但是多么像人在说话呀。

再看请来的专家，也属轻松潇洒，尤其是那位张召忠先生，神侃了一通后，竟从身侧脚边取出一细颈瓶来，抿上半口，以利于继续跟我们讲那打仗的故事。还有同声传译，尽管我们在生活中都常用，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电视从前几乎永别了这一跨文化传播之有效手段，直到这回终于成了央视直播报道手段的家常便饭。

电视应当是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同步的另一条河。尽管我们不能两次踏进现实生活的同一条河里，但是电视这一条河，却使我们踏入再踏入，让我们既能不断回首往事，又与环球同此凉热。这就是央视此次滚动新闻直